

电话这头，我一声“曹老师好”刚出口，突然愣了下，叫了几十年的曹师傅，怎么脱口而出老师了？

细想起来，“师傅”这个词被淡化已经有些年头了，而“老师”却是越叫越顺口。我叫别人老师，别人也叫我老师，“老师”的称呼天下飞。

我离开国棉五厂近40年了，曹师傅算不上是我的师傅，却又是我的师傅。当年他是厂工会副主席，我在细纱车间做了7年后被调到工会任干事。“干事”自然是要干事的，没点基本功怎么行？我在曹师傅的手里学会了出黑板报、刻蜡纸和手工油印等等的本事。

背着曹师傅，工会里的几位年轻干事叫他“曹皮匠”。你想啊，什么样的旧鞋到了皮匠手里，出来时必面目一新，而工会要管理的事情纷繁复杂，曹师傅的“十八般武艺”都能派上用场。再以后，我们中谁的活儿完成得出色，一律冠以“皮匠”称呼。什么王皮匠、林皮匠、刘皮匠，相互赞赏，气氛融洽得很。曹师傅念旧，毫厘之年的还不忘我这个部下，隔个把月会打我家座机关心几句。几十年的“师徒”关系还在延续，我珍惜，也感恩当年在他手上学到的“皮匠活”，换个场合同样用得上。

当年，我踏进“五棉”后就分在了细纱车间的皮轱间，属于保养工，不需要吃三年萝卜干饭。虽然没有正式拜过师，但师徒之间辈分分明，师傅的威望，徒弟的尊重，让我体会到“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深意。我进厂那阵，细纱车间出了位全国劳动模范朱桂芳，她在纺机前接纱头，让人明白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资供应短缺，日常用品都需凭票供应，尤其是家具几乎没有地方购买。那时，父亲趁休息日，常喜欢去那时各处寄旧商店转转，为家里添置些家具，而红木家具是他的最爱。我有一只至今还在使用的老红木腰鼓凳，就是父亲当年花了八元钱购得的。

受父亲影响，我工作后也喜欢出售旧物品的店铺。记得20多年前的一天，在城隍庙宝楼的地下古玩商场，我兴致盎然地流连在各个柜台前，一来长见识开眼界，二来挑选喜欢的物品。其间我看中一只五角多边形老红木笔筒，感觉价格合适，当下便二话两吃。正欲转身离开，老板叫住我：“看依做事爽快，再给你一件好东西。”说完他即从橱内拿出一只海南黄花梨茶盘，我粗略一看，觉得做工不错，尤其木

什么叫稳准快！她的师傅也是位劳模，也姓朱，待人温厚谦虚。一个悉心传授，一个潜心学习，这样的传帮带才带出了高徒，为厂里争了光。

那个年代的师傅们不一定受过正规教育，但只要你是技艺的佼佼者，大家就服帖。我们皮轱间也有一位威信颇高的沈师傅，他的威望是综合性的，能解决别人无法应对的技术，再就是大家公认的“娘舅”：工友们有胆怯或不方便向领导开口

的诉求，他会代他们向车间主任申诉。在工友们的心里，能仗义执言的人最有分量。沈师傅长得帅，他的位子就像有块吸铁石似的，完成了手头活计的女工都愿意坐在他附近休息，顺带东家长西家短地说家常。我那时正在读业余大学，担心上班看课本会有人说闲话。每当这时，我会靠近沈师傅的工作台，他的一个微笑令我很安心……

上世纪九十年代纺织行业进行了全面的调整，我曾经天天骑着自行车上班的工厂被夷为平地，随后建起了一幢幢高档的商品房。岂止是纺织行业，原来占国家生产主导地位的一线企业也在逐步萎缩。“师傅”这个称号风光不再了。

目前，市民正在使用的医保卡属二代卡，与一代卡相比，还可当作银行的借记卡使用。医保卡的功能可以从原来单一的医保账户管理提升到具有资金的存储、借记功能，随着数字化转型在经济社会各领域全方位渗透，愚以为医保卡的功能自然便有了再提升的可能。

产生这一想法缘于本人的一次就医经历。因旧病复发，我前往市区一家三甲医院就诊，接诊医生因我的自管就医记录册刚换新而无法查阅我前期的就医记录，而我携带的曾在在外院拍摄的影像资料有点模糊，医生请我重新再拍摄检查一下。由此我想，如果我们的医保卡能将患者的就医记录和影像资料等都分门别类地收纳、存储在那些小小的芯片里，实行“通存通兑”，让患者的就医记录能在院际间得到互

纹特别漂亮；这时老板说你不要还价，底价200元。看着他一副心诚的模样，不忍拂他好意，便照数付钱，临走老板还热情地和我握手作别。

买回茶盘后一直搁置未用，直到前不久看了一篇文章，说由于海南黄花梨资源枯竭，原料的价格已达每公斤上万元，且直径超过20厘米的大料价格更贵，这不由得让我想起曾买的那只茶盘。我找出茶盘，先用蜂蜡擦拭尘垢，然后细细打量起来，这只直径26厘米、厚3厘米的茶盘，折沿翻边造型，线条挺括，做工精致。半圆内壁饱满温润，木质金黄细腻，在光线折射下，盘面显现玻璃般的光泽，还可闻到幽幽的清香。尤其是绚丽飘逸的不规则花纹，如行云流水般散布其间，另有独具

“师傅”真的不吃香了吗？我记得媒体曾报导培罗蒙的一位老师傅凭着一张照片便为主人公做出了一身合体的西服，这技术不是绝活又是什么？远的

的不说，在前不久结束的世界技能大赛上，上海那些不足20岁的厨师、药师、美容美发师、园艺师在各自的舞台上大放光芒。他们收获的是金银牌的成绩，也是社会对“师傅”们的尊重和认可。

这些年轻的师傅是我们身边的匠人，只因为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多了一份专注、一分坚守、一分人文情怀，这才成就“大国工匠”的时代精神。我想，在这个多彩多元的时代，人们对师傅的敬畏是不会淡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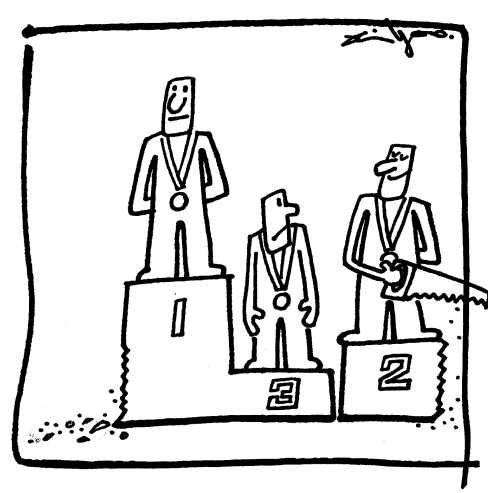
跑书店最早的记忆在5岁，我刚读一年级。爸还

很年轻，从来不陪我玩，只是一有空就带我去书店。寒暑假，他去上班，把我一个人丢在单位附近的书店里。我太小，认字不多，说是看书，其实是

在玩，把书翻来覆去找插图，叠起来排队、数数。书店里的人脾气都好，任我怎么折腾，从未有人赶我走。我饿了渴了，要上厕所，总有人帮我。现在想起来，那几个穿长衫、说话轻声轻气的店员，心里还是暖暖的。

爸上班的福州路，书店多得不得了，大多是一开间门面，里面有一两个

店员，不管买不买书，他们都很客气。我从这家店看到那家店，看得囫圇吞枣，半生不熟，大都是看白书。长大后，还是爱去书店，省下的零用钱，都买了书。爸



智慧快餐 郑辛遥 心态：第二名与第一名比是输家，与第三名比就是赢家了。

实在找不到，店员多半会准确地指认。不过，我总是耐心地自己找，就像找多年不见的老友，心里满是欢喜。我有空总去上海书店，店员都认识我了，我要的书，他们会特地留着，遗憾的是好多书买不起。有一次，我

将光阴化作诗舟

叶良骏 教我要多跑旧书店，常会觅得珍品，还便宜。经过再三比较，旧书最多的是上海书店。店不大，两开间门面，有二楼。店员都不年轻，有一位老先生整天坐着看书，其余的也都温文尔雅。那时找书只能在一排排书架间徘徊

在那里，我淘到不少书。那本中英文对照的《拜伦诗选》，扉页上有题词：你走在美的光彩中……湘妹存念，你永远的慧。书很薄，只卖九分钱，我每次捧读，总觉得沉甸甸的。不知道湘妹为什么不再“存念”，“永远的慧”又去了哪里！青春年少的我，还不懂人世不可能有“永远”，只因为书上有两个陌生的名字，想知道他们的故事，便有了保存书的责任。这本书是我学英语的好教材，也是我最爱看的书之一。我问老先生还有没有“湘妹”的书，他说，世上事只有一个缘字，书如此，人亦如此，不必追究了。这本书跟随我好多年，直到化作了

片蝴蝶。那几个店员和老先生，我从来没问过他们的姓名，实际上，也不大交谈，在书店，除了看书、找书、问书，本不该说闲话。就这静静地坐，淡淡地走。大概有十几年时间，我是上海书店的常客，却并不与店员相熟。后来，我真真正长大了，那一本本淘来的书渐渐都不见了踪影，但对那家书店的记忆却越来越清晰。直到现在，我还常常想起昏黄的灯光下，聚集的书散发出特有的旧味，醇厚、芬芳；想起那几位浑身书卷气的店员，还有那位老先生，后来

认，无论患者在哪家医院就医，医生只要轻点鼠标便可读取就医记录和影像资料，清晰、快捷又方便。且患者也不必再为“妥善保管”就医记录和影像资料犯愁，无纸化不仅解决了“病案资料保管难”之忧，也为环保作出了贡献，可谓一举多得。

《上海市“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要着力营造智慧便利的数字生活，特别是在医疗、教育、养老和文化旅游等领域，要深化数字技术与民生服务领域的融合创新。”用数字技术去改变就医患者“一手拿着就医记录册”、“一手提着各种影像资料”的传统就医方式，不仅可以更好地完善患者的就医体验，提高接诊医生的工作效率，节约资源，让人感到智慧便利，同时也会让数字化城市更有“温度”。

上世纪80年代，当时上海有一档电视选秀节目“卡西欧家庭演唱大奖赛”，极为轰动。巫慧敏一家便是首届大奖赛的冠军。上海世博会期间，有次采访巫慧敏，问起那次比赛，巫慧敏说，那都是自己爱音乐的爸爸在鼓励全家去参加比赛，自己反而因为要上电视，觉得很难为情而一直在打退堂鼓。不过正是那次比赛，让巫慧敏获得了音乐圈的关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她之后的人生走向。

1973年1月15日，巫慧敏出生于上海，童年时参加小荧星艺术团。1985年，巫慧敏一家获得了首届“卡西欧家庭演唱大奖赛”的冠军。

年少成名的巫慧敏频繁活跃于上海大小文艺活动中，并录制发行了大量磁带、唱片，《卖汤圆》《歌声与微笑》等歌曲深入人心。1992年，巫慧敏放下上海的一切，以留學生身份赴日。

巫慧敏一直在日本发展，出唱片、开演唱会。2005年，巫慧敏受邀参加日本红白歌会。在我印象中，她是继邓丽君、欧阳菲菲之后获邀参加日本红白歌会的又一名中国歌手。巫慧敏曾私下和我说，她觉得自己和邓丽君很有缘，在自己的唱片里、演唱会上都唱过不少邓丽君的作品，她甚至一度签了邓丽君所在的唱片公司“TAURUS金牛宫”。不过，巫慧敏并不愿成为邓丽君第二，她要做自己的音乐。

上海世博会后，巫慧敏来上海的频次有所增加，她自己说想把工作重心移到上海来。几次采访巫慧敏，我觉得她对上海有种很强烈的归属感。

巫慧敏有一首歌曾被选为日本某品牌乌龙茶的广告歌，她就借机出了一本书，里面收录了很多她创作的中文歌曲，叫《从乌龙茶的歌开始学中文吧》。巫慧敏很想多做些促进中日文化交流的事情。

其实，当时很多音乐圈的人为巫慧敏惋惜，因为去日本客观上是失去了在国内发展的最好时机。不过巫慧敏倒没有显出后悔之意，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在日本，她学到了很多东西，人有时候不能只看眼前的利益。她还开玩笑地说，去日本是因为太迷恋日剧了。之后，再听到巫慧敏的消息，她与一位在日华侨结婚了，生活幸福。

当我看到朋友圈的消息得知巫慧敏才48岁就因病去世时，一阵唏嘘和惋惜。愿天堂没有病痛，仍有音乐相伴，巫慧敏，一路走好。

我才知道他学识丰富，出过好几本大书。他们哪里是店员，个个是我该鞠躬致敬的老师！

其实书店无须大，只要书香飘逸，有像老先生那样深藏不露的卖书人，有手不释卷的店员，有嗜书如命的读书人，就是在五光十色的俗世中，保留了一片洁净的绿地。岁月如白驹过隙，转眼已是满目苍凉，幸而有书，幸而有那么温馨的书店，留在我的记忆里。于是，天边还是那轮明月，清辉之下，将光阴化作诗舟，让我安心地沉浸在美的世界里。

巫慧敏，她的「歌声与微笑」仍在 沈琦华

片蝴蝶。那几个店员和老先生，我从来没问过他们的姓名，实际上，也不大交谈，在书店，除了看书、找书、问书，本不该说闲话。就这静静地坐，淡淡地走。大概有十几年时间，我是上海书店的常客，却并不与店员相熟。后来，我真真正长大了，那一本本淘来的书渐渐都不见了踪影，但对那家书店的记忆却越来越清晰。直到现在，我还常常想起昏黄的灯光下，聚集的书散发出特有的旧味，醇厚、芬芳；想起那几位浑身书卷气的店员，还有那位老先生，后来

我才知道他学识丰富，出过好几本大书。他们哪里是店员，个个是我该鞠躬致敬的老师！

其实书店无须大，只要书香飘逸，有像老先生那样深藏不露的卖书人，有手不释卷的店员，有嗜书如命的读书人，就是在五光十色的俗世中，保留了一片洁净的绿地。岁月如白驹过隙，转眼已是满目苍凉，幸而有书，幸而有那么温馨的书店，留在我的记忆里。于是，天边还是那轮明月，清辉之下，将光阴化作诗舟，让我安心地沉浸在美的世界里。

我家和房同学家住得不远，我们是玩伴。可那年暑假我们没在一起好好玩过，原因是他妈说兄妹俩长大了，该为家里分担点困难了。于是，兄妹俩就在家门口摆起了茶摊，用积攒起的零钱交学费。说是茶摊，只不过在家门口放只方凳，凳上铺块毛巾，上面放着几只玻璃杯，里面倒满了白开水。茶杯上还盖着块方玻璃当茶杯盖子，以防灰尘落进去……房同学认真地守在摊位前。见我去找他，还笑着端上一杯水让我喝。三年级的小男孩正是贪玩的年龄，但为了分担困难，他像小男子汉似的放弃了畅玩的时光。但凡有空，我就陪他一起看茶摊。交学费的前一晚，他妈妈在卷分时对兄妹俩说：“这下好了，能一次交清学费，不需要再给国家添麻烦了。”

辛苦了一个暑假，又一次性交清了学费，房同学原以为会受到老师表扬，可老师的态度是他没想到的。看着他无助的表情，我和他一样，有点垂头丧气……

人的一生中总有几件难忘的事，这件“交学费”的事虽小，却让我记了几十年。我在感叹造化弄人的同时，也庆幸我们赶上了时代的变迁：生活变好了，观念更新了，从此再也没遇到过类似的窘事。

交学费 王毅刚

新年快到了，半个甲子前交学费的往事不由得浮现在我的眼前。交学费的那天，一个暑假未见，大家互相打闹着，亲热地叫着对方的绰号，闹够了，才三三两两去教室。当年有政策：家庭经济非常困难的学生可享受免学费，相对困难的学生则可享受分期付款，也就是说开学前付一半学杂费，另一半则在学期结束前付清。房同学属相对困难的家庭，一直享受着分期付款的待遇。那天，只见他小心翼翼地从书包里取出9卷用旧报纸包着的硬币，高兴地说：“这学期我不用分期付款了。”收费的是数学老师，他眉头紧锁，打开其中的一卷，一堆5分、2分与1分的硬币散落开来。房同学忙解释：“每包1元钱，我点过好几遍，不会错的。”数学老师口气生硬地问：“为什么都是零钱？为什么不分期付款？钱是从哪来的？”房同学被这一连串的提问吓坏了，低声说：“是我和妹妹暑假摆摊赚来的。”老师追问：“谁同意你摆摊的？回去叫家长来。”房同学想解释，但嘴唇哆嗦了半天也没说出一个字。我赶紧拉着他离开了教室。回家路上，我俩都没说话，想不通老师为啥要发那么大火？